

长篇传记

敦煌守护神——常书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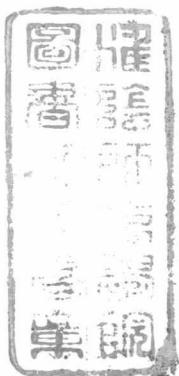
11

拾壹卷

叶文玲
文集

作家出版社

• 1366388



叶文玲文集

拾壹卷

敦煌守护神

——
常书鸿



淮阴师院图书馆 1366388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叶文玲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0. 1

(叶文玲文集)

ISBN 978 - 7 - 5063 - 5197 - 3

I. ①敦… II. ①叶… III. ①常书鸿 (1905 ~ 1994) - 传记 IV. ①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23762 号

敦煌守护神——常书鸿

作 者: 叶文玲

责任编辑: 李明宇 马云燕

装帧设计: 棱角视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42 × 210

字数: 428 千

印张: 16.5

版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197 - 3

总定价: 360.00 元 (全八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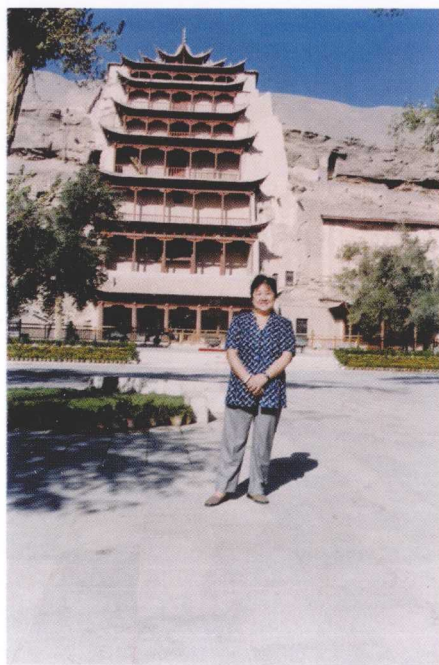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与樊锦诗、敬一丹在人民大会堂前



▣▣

在敦煌莫高窟前



在常书鸿故居



到北大看望季羨林



沙漠前面是条大河



朱家尖海滩的沙雕

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世，
不过，如果真的再一次托生为人，
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还要去完成
那些未做完的工作。

——题记

序 幕

蓬勃如诗的常春藤，在一面院墙上绵绵缠绕，如瀑的绿色，像要流淌出生命的汁液。雪白的院墙，仿佛是它生命的乐园，嫩嫩的茎，碧绿的叶，一簇簇，一脉脉，千茎万叶，缠绵交错，一张张叶片，撑起一顶顶碧绿青翠的小伞，伞缘相吻，伞伞相连，千伞万伞，漫漫铺张，顽强地展示着生命的升华。

耸立在院墙上方的特殊标记，使人看出：这是一所医院。

初夏的天际，朝霞似金，彤云似火，绚丽灿烂的天象，恰似放大到极致的一幅幅敦煌壁画。

宁静雅洁的院中，通向病区的小径，在绿荫下逶迤。

一个年轻人捧着一个方方正正的纸袋，从一条小径中疾速走来，径直奔向所熟悉的病区。

他在这面雪白而碧翠蔓生的院墙前稍稍驻足，微微定一定神，又从窗户外向里张望了一下，屏声静息地谛听了一会儿。

这扇在常春藤围绕中的窗子，静谧得没有一点声响。

窗内，是一间素雅而设备周全的“高干”病室。病室里，各种抢救医具一应俱全。

病室中侧卧着一位鹤发霜鬓的老者，老者床头的窗台上，摆放着一件特殊的物具——

那是一座小小的泥塑。

那是一个双目微睇身姿美丽的“散花飞天”。这“飞天”凝眸微笑的神韵，极似卢浮宫中的蒙娜丽莎，得见者无不被她动人无比的身姿和笑容所倾倒。

对于这位垂危的病人，这件摆设自然是医生的特许。

病床上的老者双目微合，睡态安详。

年轻人将那个纸袋捧在手里，蹑手蹑脚地推开了门。守候在老者病榻旁的护士，摇手拦阻欲要进来的年轻人：

“他刚睡着……”

年轻人脸上有一股掩饰不住的惊喜交加的神色，他急切而固执地说：“我是中央工艺美院的，我今天来，是和常老很早的约定。今天，您无论如何得让我把它交给老先生……”

焦急与喜悦使他按捺不住地将带来的纸袋拆开了。

那是一本《……》。

护士像是突然意会到了什么，惊疑而轻声地说：“那么，您最好还是等一会儿，先别惊动他，等他自己醒过来时……一定要注意别让他激动……”话还未完，她惊异地用手指按住了自己的嘴唇。

她看见了：病床上，原本侧身向里躺着的老者，像是早有预感，突然自己翻身并睁开了双眼，迷蒙的眼神闪烁出一丝光芒，他颤颤地翕动嘴唇，朝护士点点头，似要说什么。

护士立刻趋身前来。只见他伸出了被子下的手，那瘦骨嶙峋的手指颤颤地，无疑是一种指向，但是，几个月来，这种语言的欲望和动作，对于这位生命垂危老者来说，都是那么困难，他的一切想要活动的愿望，显然都是一种徒劳。

但此刻，奇迹偏偏就发生了——

老人那早已失聪的耳朵，仿佛在年轻人到来的那一刻突然清亮起来，从年轻人蹑手蹑脚进门起，他那一一直眯缝着的混沌的眼睛，也很有神采地睁大了，现在，它固执而又热切地朝年轻人手上的那本书炯炯注视着。

老人的手仍然颤巍巍地指着，毫无疑问，他想要来人手的那本书。

护士无奈地朝年轻人努努嘴，示意他送过去，又轻轻嘱咐他要竭力使老人保持平静。

年轻人轻悄地上前一步，恭恭敬敬地将那本书捧到了老者面前——

《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常书鸿著

是一本印得非常朴素的书。

雪白的封面正中，是一只铁制风铃，映现着一片神奇的蔚蓝，风铃下部是一片纯金似的沙漠。

那是敦煌莫高窟九层楼的风铃，那是他谛听了五十年的风铃。

那是如大海般深邃的蔚蓝色，那是只有月白风清的敦煌才有的天穹之色。

天穹之色下就是鸣沙山脚那片迷人的金黄，那是沙粒如金子金子如沙粒的金黄，那是三危山下的莫高窟才有的那种神奇的金黄。

风铃在寥廓旷远的空谷中激荡，宏声浑似天籁。

老人精神陡生，再次用眼神示意他要起坐，护士连忙将床头摇高，使老者尽可能地保持一种半卧半倚的姿态。

老人固执地再次朝护士示意：执意要自己来翻那本书。护士再次照办了。

封面印着莫高窟风铃的书，终于放在了老人胸前。

老人吃力地伸出手来颤颤地触摸书页，热泪纵横！

北京饭店贵宾楼。

富丽堂皇的紫金厅，有着东西方艺术风格结合的非常气派的装饰。

往常看来十分宽敞的大厅，今天却被三百多位中外来宾挤得满满当当。

《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的首发式，正在这个大厅举行。仪式刚刚开始。

全国政协和北京美术界的领导在大厅正中就坐。

常书鸿的夫人李承仙和长女常沙娜次子常嘉煌等人，整洁的衣装佩着胸花，也排成一字儿分坐左右。

主持人在讲完简短的话后，将话筒首先递给了李承仙。

李承仙立起身来，激动异常，拿着话筒的手颤抖不已。

常沙娜向她附耳，轻声地劝慰：“妈妈，您镇静点……”

与会者很有礼貌地等待静听。

李承仙未及开口，泪落如珠。“我，我不知道怎，怎样讲才，才能表达……”

李承仙将话筒递给儿子常嘉煌，常嘉煌摇摇头，友爱地将话筒递给姐姐常沙娜。

中央工艺美院院长常沙娜，虽已年届六十，依然一派艺术家风度：身材姣美、明眸皓齿、风姿绰约。

主持人向她再次点头示意，她才从弟弟手里接了话筒。

常沙娜气度从容地上前一步，泪光闪闪：“衷心感谢诸位的光临！首先，我代表我们全家请大家原谅，原谅我的父亲常书鸿不能亲来参加这个首发式，我想如实奉告的是：我父亲在医院已经昏迷好几天了。今天的这个首发式对我父亲来说，是无比光荣的时刻，他为此热切盼望了好多年。一个月前，当我将这部书的封面设计稿拿给他看时，他虽然已经不能言语，但他看着看着就露出了一丝笑容，他笑得十分动情，十分天真，妈妈当时就对我们说，这是父亲自从今年三月住院后最最开心的时刻……”

常沙娜从铺着雪白台布的桌上拿起了一本《九十春秋》，再次动情地说：

“……其次，我要感谢为我父亲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付出了

大量心血的朋友们。假如没有他们的倾力相助，在我父亲辗转病榻之际，在他已经失聪而又视力非常不济的耄耋之年，根本不可能完成这样一本书！由于他的身体状况，这本书的许多章节是他口述，由我们中央工艺美院的李砚祖同志整理的。所以只能写得非常简约，我父亲想要告诉大家的事很多很多。但父亲多次跟我说过，他最想告诉大家的，就是一句话——这句话，在他与日本的池田大作先生对话时也曾讲过，父亲说：我不信佛，但是，倘使人生真有来世，我还要守护敦煌，还要做一个敦煌人！”

与会者肃然动容，热烈鼓掌。

李承仙也终于镇定了心绪，语声急切地插说道：

“谢谢，谢谢大家！昨，昨天晚上，我一夜未眠，为了完成常老的嘱托，我将我们老两口多次合作画的一幅巨画‘飞天’画完了，最后一笔画完了。今天，这幅画已经搬到会场，我希望同样热爱敦煌艺术的朋友们也给我们留下永恒的纪念，朋友们如不嫌弃，那么，待一会儿就请你们在这幅‘飞天’上签下自己的大名……”

常嘉煌补充道：“因为画幅大，这个大厅摆不下，我们将它置放在一楼大厅，请大家待会儿就到那儿去签名，我替爸爸感谢你们……”

与会者兴奋而又感动地交头接耳，悄声地议论。

这时，紫金厅门口，依然蜂拥着一些没有请柬的中外记者。维持秩序的侍者只好阻拦：

“对不起，先生，请出示您的邀请函。”

“我是没有带请柬，但是请柬放在单位，来不及拿，能否通融一下，先让我进去？”

“对不起，今天来宾太多，实在抱歉。”

两个金发碧眼的姑娘小伙也想进入，结结巴巴地用生硬的汉语说：

“先生，我是中央美院的留学生，也没有邀请函，我们只是

来看看，想看看常先生……”

“对不起，我们只能请持柬的先生女士进门，再说，常先生本人也没有出席……”

“同志，我也只是想看看会场，报道一下这个场面……”

“实在对不起，今天没有请柬的，请到一楼大厅，那儿有书，还有常先生的部分画作……”

“对不起，同志，请让一让，让一让……”

蓝天碧空下的西子湖畔。香樟滴翠，桂子香浓。

浙江大学校园内，花圃草地，秋色斑斓。

气派宏伟的礼堂内。

《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的首发式在礼堂大厅举行。

仪式刚刚开始，常书鸿在杭州的部分家属出席了这一仪式。

神采奕奕的浙江大学校长路甬祥正在讲话：

“……漫漫九十春秋，风雨五十年华。作为著名画家、敦煌学学者，常书鸿先生长期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为保护我们的敦煌艺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作为一个画家，他二十四岁即赴法国留学，在艺术之都巴黎勤奋学习绘画艺术，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许多油画作品获金奖或为国家博物馆收藏。留学十年，常书鸿先生在法国获得了令人羡慕的荣誉和良好的生活条件，但是，当他发现了祖国的敦煌艺术后，就立志回国学习敦煌艺术。经过几年的辗转，他于一九四三年初踏上西行之路，风餐露宿来到地处大漠戈壁的敦煌莫高窟……”

会场内十分肃静，浙大的莘莘学子凝神谛听。

日本富士美术馆。

装饰考究而典雅的美术馆大厅。

一壁墙上，装饰着一幅巨大的“飞天”。

这里，正在举行敦煌艺术研究的报告会，与会的有来自世界

各地的敦煌学家和研究者。

在会议桌前排就坐的，有公众很为熟悉的日本画家平山郁夫等著名人士。

一位发言人正在侃侃而谈：

“……毫无疑问，作为从四十年代初就踏上西行之路，在不毛之地的大漠开始了对这个世界宝库的探索和研究的常书鸿先生，我们先不评价他在绘画艺术上无出其右的成就，光就他为保护敦煌、研究敦煌默默工作奋斗五十年的这种精神来说，的确非常人可比，常书鸿先生的确无愧于中国佛教界的领袖人物赵朴初的一句比喻，赵朴老说：常书鸿先生，是一位真正的‘敦煌守护神’！……”

肃然的会场，掌声骤起——

第一章

人在智慧中重新获得童年。

——泰戈尔

第一次睁开眼睛认识世界，他最先看见的是一双瞳仁墨黑的杏仁眼。

那是他的母亲。

他的母亲是常常被邻居特别是女人们热烈议论的女人。

她们说：“噯，人都说旗人女人都是宽宽长长的平板脸细眯眯的小眼睛，没几副好看面孔。可人家常家的这个长房媳妇怎是这般例外？你看她细皮嫩肉那个白呀，一双杏仁眼水灵得像墨水里浸出来一般，模样那个标致哟，真比得上西施、王昭君呢，啧啧，真正是美人儿一个！”

更晓事的人便又说：“岂止是面孔标致呢，看人家多会生养，头生一个是男孩，再一个又是男孩！又会拣好时辰，正儿八百的龙年得子也就够风光的了，偏又逢上个农历二月廿一！这二月廿一是啥时辰？明打明是‘惊蛰’那一日呢！为她接生的吴婆婆说，不早不晚，恰恰是午时，恰恰是打那声响雷时落生的，你说巧不巧？这等福气呀，你就是早早晚晚给送子观音磕上十八个响头都磕不来的！”

“所以说嘛，福大命大，挡不住来头大，知道不？都说龙年

午时生的男孩是佛胎转生的宝贝，一般人家怕是消受不了的呢，难怪常家老太太看成是心肝眼珠似的……”

“这就说离谱了，来头再大，他常家也不是皇亲国戚。他爷爷不就在热河头当个什么尉的，能有多大的官？”

“哪里，你没见过常家老太爷的那幅大画像吧？正儿八百的穿镶金黄袍坐太师椅呢！”

“那是他们家老太爷，这孩子他爹，也不过小小一个工艺厂录事嘛！常家要真是了不得了，还会与你我做邻舍？反正呀，别人家再好，我是从来不眼气，晓得吗，别人家的麻糍当不得自家夜饭的……”

“你呀你，都说到哪里去了，得得，跟你这人没法理论，好不好，等着看好了。”

“等着看就等着看……”

不管饶舌的邻居们怎样“等着看”，那个在午时“惊蛰”出生的孩子，没有听见自己落生的雷声，倒是在六岁那年，听见了满街满巷劈劈啪啪的枪炮声。

那是一九一一年。

伴随着这惊心动魄的声音，还有一场熊熊大火。

那真是一场比枪林弹雨更教人惊心动魄的大火。“惊蛰”出生的孩子所记得的是，虽然他们的家离着火的中心点——浙江金库所在地的范台衙门还有一箭远，可那金库离人人都知晓的西湖却极近极近，大火烧起来的那会儿，他亲眼看到了，平日里碧绿碧绿的西湖水都映成了一片奇异的闪闪烁烁的金红色。

西湖水竟会是金红色的！

“惊蛰”出生的孩子，对颜色仿佛自小就有着特别的敏感。

“惊蛰”出生的孩子还记得：自此以后，他还常常在母亲的眼瞳里看见这片金红色，自此以后，只要提起那夜的大火，母亲原本像墨水浸过的乌黑的瞳仁，总是变颜变色地闪出令他心悸的